

# 文化人苦樂談

做文化人多少等於做生產機器，其分別只不過是一般工廠機器生產貨物，而文化人則生產文章圖畫樂曲彫塑等等所謂文化產品，較幸運及較有自尊者生產較有文化價值之產品，較不幸或較無品格者則製造文化商品，這當然是生存在市儉主義制度下難逃之劫運，事實上也應怪天主造人除了配給一副高尚頭腦純潔心靈之外也裝置了一副下流腸胃給人類，所以職業化文化人往往要向腸胃低頭，將頭腦心靈降格為肚子服務，從創作文化產品淪落變成製造文化貨色之文化機器，大家只要看看靠守報紙專欄為生之文化人都可找到不少實例，所以筆者無論如何不肯食文化飯，寧願做個最庸俗之商人，理由是，為吃飯切不可動員高尚之頭腦去為肚子服務，只宜出動十個指頭，打幾封商業信賺夠衣食住行基本開支，其餘時間精力則在工餘化費在讀書聽樂，此種方式，即使稱不上最理想，至少可以避免做文化貨物製造機之痛苦。

雖然我能夠維持志願去做一個業餘文化人，希望能創作此較正經之文化產品，但生產原料不能不積極蓄儲，這當然是指吸收知識學問方面的工作。不能由於我生長於一個商業家庭，即使能夠免除習染到商人之重利心態，但却學會商人之現實作風，這裡所講現實作風不是指凡事講求物質收穫，而是指腳踏實地，與現實世界對帳那種態度。因此，在閱讀書籍吸收古今中外學術知識之時，必然會將書本上所討論之題材自行加以思考消化，再進一步與現實世界分帳，換言之，是絕不會盲目將書中言論照單全收，因為古今中外學者著書立說，只是憑個人心得意見而寫成，其內容只等於生意人之營業計劃書，能否將所言化成行動，最是重要。當然，世界上一切理論亦不是全部要化成事實的，例如宗教家神學家所討論之上帝靈魂永生原罪等問題，是不可能要求交出實物對証，這只是存於人類心靈界之事物，我個人稱之為「真而不實，有而不存」，不必亦不可能在現實界中找出實例者，即使簡單到正義這種概念，也不可能拿出一件實物去符合正義這個名詞，所以，在問現實界對過帳之後，亦要回頭來決定何者是沒有實物去相應之概念論題。總言之，我本人做業餘文化人時之搜集個人心靈文化原料，積聚個人學養，培植個人心得，是透過：閱讀、思考、觀察三個步驟而完成。

在本港做業餘文化人之樂處包括自由自在之良好機會能夠購置搜求到古今中外各類書籍，在香港不但可以看到買到台灣出版大陸出版本地出版之中文書籍，還可以極方便地向歐美直接訂購各種書籍刊物。本人過去十多廿年生命中最大賞心樂事之一是購買收藏了自己喜愛之中外書籍數千本。如果沒有這批文化原料，絕不可能將自己的腦子訓練成有點文化結晶在內。

我自己對於音樂全部是靠自學加上毅力與及有點天分而成功，對於哲學研究也是如

此。自學有成不是易事，但如果自學能達到有心得則可以稱得上極徹底之成功，因為自學者如果不識則永遠不識，不似在師長教導下那種似識半識又不完全識之學習，但是如果自學者確實學識後則可以透徹認識，自學者無師長指導，一切必須自行研究，搜索、思考，我自己發現自學時必須博觀群書，例如研究和聲學，則要將著名學者所寫和聲書籍全部買來閱讀研究並比較其同異，然後再自行思考其哲理，因此，自學者必須學而思，除了某種專門知識外，還要研究旁枝學問，例如我在研究和聲學時，還連同研究西洋和聲學演進史、音响學、音响心理學，大作曲家之實際應用和聲之手法，更要批判地思考各學者言論之優劣，經過如此深入研究思考，我敢自信對於和聲學獲得獨有心得，比一般學院之流的畢業生更能了解和聲學之內在觀念及背面原理，但是如果沒有香港這種自由自在環境，要照上述方式去自學也許不易有所成就。

在另一方面，由於我始終保持業餘文化人身份，即使我對於某些學問不知不曉，我也不會感到失威，因為我根本不是職業專業音樂家，我沒有必要去保持無所不知之形象，在文化人苦樂觀而言，這也是一種樂趣，因為有時看到一些教授學人，被迫在社會人士及學生面前維持學術權威形象，但在內行人或有實學人心中眼中已看出其錯誤言論，這種心態苦悶，恐怕不足為外人道。

做業餘文化人還有一種好處，那便是，不必去拚命在文化圈中競勝。你承認我有些學養，那自然要說聲多謝，你說我一無所知，我也不必動怒，因為我不是專業文化人，沒有招牌怕人去破者也。當然，愈是肯研究學問，愈是了解學海無涯而養成虛心，因此，本人即使對於某些事有定見，但絕不會有偏見有成見，所謂定見是根據自己對某事研究所得之結論，別人可以不接受，但自己是經過一番思考而得，對自己至少有參考作用。當然不必強人同意，至於偏見成見，則肯定是出自個人固執，不理會其他人論據而發出，有風度有胸襟之文化人當然不屑去講去寫的。這也是我自己做業餘文化人所感受到的一點心得。



梁寶耳